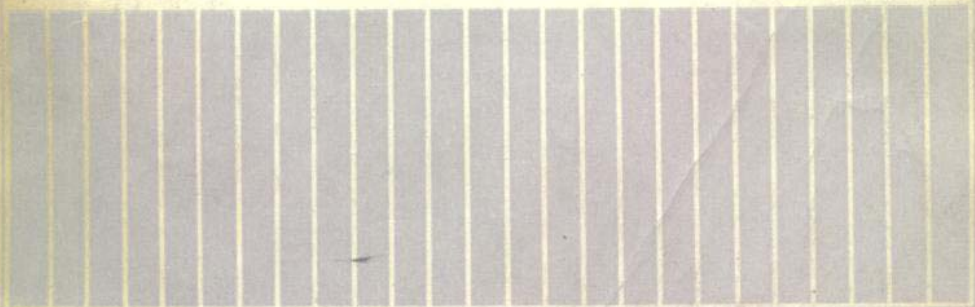




情感教育

福楼拜著

L'EDUCATION
SENTIMENTALE



情感教育

〔法〕居斯塔夫·福楼拜著

李健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ustave Flaubert
L' éducation sentimentale

本书根据 Paris Librairie de France 版译出

情 感 教 育

〔法〕居斯塔夫·福楼拜著

李 健 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375 插页 2 字数 384,000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5,000 册

书号: 10188·508 定价: 1.95 元

译者序

福楼拜写《情感教育》已在第二帝国最后阶段。书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不到一年，虚有其表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就向蕞尔小国普鲁士宣战了。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他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法国大乱了。没有人想到《情感教育》。小说写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写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为止，也就是到第二帝国开始出现为止。在今天要找一部反映这一时期的动乱情况的小说，也就只有这么一部《情感教育》。这是唯一可以以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做出的具体说明。

这部小说的运气很不好。它赶上了普法之战。它的主人公是一被动性人物，在所有虚构的青年之中，他似乎令人最不感兴趣。他本人无光无色，唯一的成就是对付完了法学士考试。然而他有一颗心，他知道廉耻，他知道精神恋爱，尽管他活在四个不同类型的情妇世界，只有一个他最爱。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他最多也就是和这位太太在相爱中亲过一次长吻而已。然而他却活在二月革命这样一个大时代，作者为他选择了一个他配不上的大动乱时代。时代压倒了他。读这部小说，我们不免心想：这么一个小可怜虫，搅合在这大时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说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因人而异和因事而异的消极性人物，在这两、三年的大变革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上层社会各方面的真正

2015/50
嘴脸与丑恶行径。这些都是作者所熟悉的。而他熟悉的，他就用另外的笔墨掩盖了。他知道自己长处和短处。长处是暴露资产阶级的原形，达到了毫发毕肖，淋漓尽致的地步。短处是他不熟悉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他受生活限制而无法接触到的。

他写国民军，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他写他们抢劫杜伊勒里宫和这个青年被朋友推到智慧俱乐部去竞选而出丑的戏剧。国民军得意非凡，看看阿尔鲁、罗克、余扫乃……这些人扬扬自得的姿态！工人上当了，诗人拉马丁当权了，红旗变成三色旗。最后，拉马丁也丢脸了，换上了军人，而在静静中，一个过去的，庞大的人影在私底下活动着：拿破仑和他的后裔拿破仑三世靠不作声的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①

①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情感教育》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全部活动，但是它回避了工人，回避了农民，回避了被血腥镇压的六月革命。福楼拜把现代小说家当作科学家看待，他不能歪曲，他宁可回避。他不回避的是资产阶级整体，从小资产阶级流氓、无赖、娼妓、小知识分子、小商人，直到大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少爷、夫人，他一五一十全告诉我们：事实俱在，他无所用其歪曲，然而，对比之下，却都令人厌烦、腻味、憎恶！

六月起义的场面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高等娼妓罗莎乃特和她抓到手的情人福赖代芮克，到枫丹白露的蜜月旅游。文章忽然变得细腻了。绿色风景掩盖了巴黎的红色血流。然而最后福赖代芮克把他的情妇甩掉了，因为他听到小说中唯一的好人，一个店伙计还是私生子的杜萨笛耶在巷战中受了伤，他要不顾生死去看他。杜萨笛耶这个小资产者站错了队，站在共和国方面，他衷心拥护共和国，参予镇压六月起义，在巷战中自己也受了伤。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年轻小伙子。小说对他称赞道：

“杜萨笛耶同样醉心共和国，因为它（他以为）意味着解放和普遍的幸福。有一天，——十五岁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当着一家杂货铺，他看见有些兵，血淋淋的刺刀，枪柄胶着头发；从那时候起，政府好象不公道的化身，招他怨恨。他有点儿把凶手和宪兵看成一个东西；就他看来，一个侦探等于一个弑父的贼子。地上一切罪恶，他全天真烂漫地归罪于当道；他以一种必然的永久的恨，痛恨当道，这种恨占有他全部的心，敏化他的感受。赛耐喀的大话炫惑他。无论他有罪没有，他的图谋是否可恶，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当道的牺牲者，就应当帮他。”（中卷，第四章）

这种称赞暴露了作者自以为公正的偏倚。赛耐喀被捕了，罪名是政治暗杀，后来由于没有实证，恢复了自由。杜萨笛耶在放他之前表示气忿，痛苦得不得了，他把过失全部归罪到七月政府方面。福楼拜讨厌极了这位严肃到了极点的赛耐喀。他的文字不免流露出来这种心情。后来放出来了，杜萨笛耶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喝五味酒庆贺；杜萨笛耶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拉尚保笛寓言》、《巴黎的秘密》、劳尔万的《拿破仑史》，——在床头中央，镶着一个红木框，贝朗瑞的面孔在微笑！”（中卷，第六章）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作者的偏见：他把他憎恨的诗人贝朗瑞放在床头红木框里！但是他写一个共和党、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一个共和党的义务党员。就是说：自愿为共和国献身的共和主义者。谁在这个时代，能不崇拜诗人贝朗瑞呢？在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肯这样献身的到底是不多的。杜萨笛耶看见人人变节，他恨自己道：“他也许应该加入另一方面，和工人在一起；因为，说到临了，人家答应了他们一堆东西，没有兑现。”（下卷，第一章）

工人灰心了。到第二帝国建立的关键时刻，福赖代芮克（一个没事人）问一个工人道：

——怎么，不打吗？

穿工人衣服的答他道：

——为先生老爷们死，我们还不那样蠢！他们自个儿安排拉倒！

一位先生望着关厢的工人，唧哝道：

——全是流氓，社会主义者！这一次能够把他们收拾干净才好！（下卷，第五章）只有杜萨笛耶这个实心眼儿人，在街头群众队伍里，“他的高大的身材，远远就看得出来，和古希腊石像柱一样，一动不动。

一个领头的警察，三角帽子遮住眼睛，用剑威胁他。

于是，另一位，往前走一步，开始喊着：

——共和国万岁！

他仰天倒下去，胳膊交成十字。

群众起了一片恐怖的嗥叫。警察拿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匝；福赖代芮克张着口，认出是赛耐喀。”

这就是他——杜萨笛耶热爱的好朋友，为他出狱而邀朋友喝五味酒所受的报应！杜萨笛耶被他长期钦佩，而今被成为警官的赛耐喀一剑砍死！福赖代芮克觉得人生完全失去了意义。他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出卖给帝国的特务。于是下一章以最洁练的文笔写他的行踪道：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忧郁，帐下寒冷的醒寤，对名胜古迹的陶醉，恩爱中断后的辛辣，他全尝到了。

他回来。

他出入社会，又有了别的爱情。”

人总要活着嘛，怎么能不“又有了别的爱情”呐。

这几行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欣赏。这里概括了多少东西！然而就在这时，普鲁斯特一位现代小说家，却提出异议，认为这几行文字的好处在于空白；在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里。我们不想卷入这场争论，我们只指出一点来就行了，其实空白与否，全是一回事。

只是这特别夺目而已。你看，福楼拜怎么样给大投机家党布罗斯盖棺定论吧：

“完了，这充满动荡的存在！他多少次走进公事房，排列数目字，筹划商业，听取报告！多少谎骗、微笑、巴结！因

为他欢迎过拿破仑、哥萨克骑兵、路易十八、一八三〇年、工人、一切制度，如此爱慕权势，他花钱出卖自己。”（下卷，第四章）

难道有谁不同意福楼拜对这位上层人物做出的这个结论吗？在党布罗斯的老朋友当中，哪一个贵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大多数在场的男子至少侍奉过四个政府；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给自己解除艰难、困苦，或者甚至仅仅由于卑鄙、权力之本能的膜拜，他们宁可出卖法兰西或者人类。”（中卷，第四章）至少，我们看到这里成堆的好朋友出卖好朋友的事：金钱才是他们行动的准则。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然而这个店伙计也让铁面无“私”的赛耐喀给送了命。

这样一部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不成功总是念兹在兹。他寻找他艺术上失败的原因。他一时以为他缺一个尖尖头，他一时相信乔治·桑说的年轻人在这里寻不到安慰。这个情感教育未免太高贵！这个社会变动未免太无情！这个青年主人公太无出息！然而乔治·桑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大家继续在贬你的书。这不妨碍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书。公道将随后完成，公道永远是公道。这显然还不是它出现的时辰，或者不如说，出世太早……”（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与福楼拜书，引自《乔治·桑与居斯塔夫·福楼拜的通信集》）不久，她的预言就实现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邦维尔首先指出它的重要意义道：

“……然而他走的还要远，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须先期指出未来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样以可怖的结尾为满足，唯其结尾并非物质上的戏剧。”（引自他的《杂论集》）

它把现代小说带到一个没有戏剧的社会方面，现代小说的方向。古尔孟极端崇拜这部小说，把它说成是“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引自他的《风格问题》，第二节）。最反对福楼拜的莫过于都德的儿子赖翁·都德，然而他却认为《情感教育》是十九世纪一部美丽而又影响文坛的小说。（引自他的《愚蠢的十九世纪》）舆论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译本被收入《万有文库》和《包法利夫人》并列。大家开始公认它以最有力的具体的典型形象证实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且这是唯一的一本伟大小说，写出这个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在这一动荡年月所完成的奇迹：原形毕现！这里只有一个可怜人值得同情，然而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无父无母的苦孩子，一个店伙计，被他所尊重的人害死！

李 健 吾

一九八〇年四月

上 卷

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五日，将近早晨六点钟，“孟特漏市”快要启碇，在圣拜尔纳码头前，正一团一团往上冒烟。

好些人喘着气赶来；好些桶，好些缆索，好些盛布的筐子妨碍行走；水手们任谁也不管理；大家挤做一堆；包裹高高积在两个明轮罩中间，水蒸汽发出的嘘嘘响声溜出铁皮，一片灰白的雾包住了一切，蒸汽声淹没了喧嚣，同时钟在前面响个不停。

轮船终于开了；栈房船坞和工厂林立的两岸，好象展开的两条宽带子一闪一闪落在后面。

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长头发，胳膊底下夹着一本画册，动也不动站在船舵附近。隔着雾，他打量着一些他不知道名称的钟楼、建筑；随后，他朝圣·路易岛、老城、圣母院望了最末一眼^①。不久，巴黎消失了，他长叹了一口气。

福赖代芮克·毛漏先生，新近中学毕业，在进法科以前，回到劳让^②，必须忍受两个月的罪。他母亲事先给了他一笔少到不可再少的路费，打发他到勒·阿弗尔去看一个叔叔，指望儿子有一天得到他的遗产；他昨天才从那边回来；因为不能够在京城逗留，他就选了最长的路线回到故乡，弥补他的遗憾。

骚乱平静下来，人人有了位子。有些人站着，围住蒸汽机取暖，同时，烟筒以一种迟缓有节奏的喘吼，吐出缕缕的黑烟；铜皮上面流着碎小的露滴。由于一种内在的微微震动，甲板颤栗着，

两只轮子迅速旋转，打着水。

河岸两旁是些沙滩。一路遇见的是：一些载木的筏子，在浪花回旋之下，一上一下起伏着，一个男子在一条没有帆的船上坐着钓鱼；随后，漫无定向的雾散了，太阳出来，沿着塞纳河右岸的小山渐渐低了，同时对岸较近处又涌起一座小山。

绿树覆盖着山岗，一幢幢意大利式屋顶的低矮房舍隐没其间，屋子周围是一座座斜坡形的小花园，新砌的围墙、铁栅栏、草坪、花房和种着天竺葵的花盆把小花园互相隔开，这些花盆相间有序地摆放在肘子可以倚靠的花坛上。瞥见这些娇媚的居宅这样雅静，有些人未尝不想做做它们的主人，直到咽气的那天，始终有一个好台球桌、一只游艇、一个女人或者其他什么梦想。航行的崭新的愉快，容易引起披肝沥胆的言行。小戏子已经开始他们的诙谐了。许多人唱着歌。大家觉得快活。小杯的酒斟了上来。

福赖代芮克想着那边他要住的屋子、一出戏的梗概、若干图画的主题、若干未来的热情。他觉得那配得上他优越灵魂的幸福迟迟不来。他默诵一些忧郁的诗歌；他在甲板上快步走动；他一直走到头，来到钟旁边；——在一群船客和水手中央，他看见一位先生向一个乡下女人讲些风月话儿，一边拿手玩弄她戴在胸前的金十字架。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头发鬈曲的快活佬。他壮实的腰身撑满一件长黑绒上衣，在他细麻布的衬衫上闪烁着两颗碧玉，宽大的白裤垂向一双怪样的俄罗斯皮红靴，靴上面画着蓝花纹。

福赖代芮克的出现并不妨害他。他好几次转过身子望他，挤眉弄眼地问他；后来他拿雪茄送给周围所有的人。但是，不用说，他同这群人待腻了，他走向更远的地方。福赖代芮克跟随着他。

起先谈话只不过是烟草不同的种类，随后自自然然就转到女人身上。穿红靴的这位先生帮年轻人指点了好些路数；他搬出好些原则，搀上一些逸闻，拿自己做例，用一种老长辈的声调侃侃而谈，还带着一种逗人开心的放荡的天真。

他是共和党^③；他出过远门；他熟识戏院、饭馆、报纸的内幕和所有著名的艺术家，而且亲亲热热地叫起他们的名字；福赖代芮克不久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他加以奖励。

不过他停住谈话去观察烟筒管，接着他很快就嘟嘟哝哝地说出来一个长长的推算，打算知道“活塞每分钟抽动若干次，每次应当有多少时间，等等。”——数目找到了，他就尽情来赞美风景。能够把事务丢在一边，他感到快乐。

福赖代芮克对他怀着一种敬意，非常想知道他的名姓。不识者一口气不停地答道：

——雅克·阿尔鲁，“工艺”的老板，孟马尔特大街。

一个便帽滚着一道金线的听差走来向他道：

——先生可以下去吗？小姐哭了。

他走了。

“工艺”是一种综合性的机构，包含一个画报和一家画铺。福赖代芮克见过这个名称，有好几次，在故乡书店陈列的大广告牌上，雅克·阿尔鲁的名字赫然显露。

太阳笔直射下，把桅杆的铁箍、船栏杆的包皮和水面全都照亮了；船头把水面切成两道纹路，一直伸展到田边。每到河拐弯的地方，就见一模一样的一排淡灰的白杨。田野全是空的。天上停着一小块一小块白云，——隐隐约约地散开，船的进行似乎也显得懒洋洋的了，旅客的容貌也越发无精打采了。

除掉头等舱的几位绅士，此外就是些工人、买卖人和他们的

一家大小。当时旅行讲究穿着肮脏，所以他们几乎全都戴着旧的希腊瓜皮帽，或者褪了色的帽子，穿着在写字台边蹭来蹭去蹭破了的窄黑上装，或者店里披着太久因而纽扣绽了口的短大衣；这里那里，翻领的背心露出一件被咖啡弄污了的布衬衫；假金的别针结住褴褛的领带；鞋底缝上的皮带拢紧布鞋；两三个无赖拿着盘皮条的竹杖，也斜着眼睛看人，有些家长睁大了眼睛，问东问西。他们站着或者蹲在他们的行李上面说话；有些人靠住角落睡觉；有几位吃着东西。胡桃壳子、纸烟头儿、梨皮、包在纸里猪肉的残余，把甲板弄脏了；三个穿着工人衣服的乌木匠人，逗留在酒阁子前面；一个衣衫褴褛的拉竖琴的，拄着他的乐器在休息；不时可以听见炉子里头煤的响声，一声呼喊，一声笑；船长站在驾驶台上，停也不停从这个明轮罩走向另一个。福赖代芮克打算回到他的座位，推开头等舱的栅栏门，惊动了两位携狗的猎户。 ㄟ

活象一座天神出现：

她独自一人坐在凳子当中；至少，他是眼花缭乱了，他什么人也看不清了。就在他走过去的时候，她抬起了头；他不由自己弯下肩膀；他走远了些，便站在同一方向，看着她。

她戴着一顶大草帽，上边的玫瑰色带子在她后面迎着风舞动。她那两边分开的黑头发绕着她长眉的尖梢，低低垂下来，好象多情地贴住她长圆的脸庞。她的印着豌豆的轻罗袍摊开着，有许多皱裉。她正在刺绣什么东西；她笔直的鼻子，她的下巴，她的全身，衬着碧空清清楚楚。

因为她老那样坐着，他就往右转转，往左转转，掩饰自己的行动；随后，他靠近她凳子旁边放着的小伞站住了，假装观看河上的货船。

他从来没有见过她棕色皮肤的那种光泽，她身段的那种诱惑，更没见过阳光透照着的手指尖的那种纤丽。他凝目端详着她的针线筐，好象一件了不得的东西。她姓什么？她住在哪儿？她的生平？她的过去？他希望看看她房屋的家具，所有她穿过的袍子、她交接的朋友；在一种更深切的羡慕之下，在一种无边无涯的痛苦的好奇之中，就是肉体的占有欲望也消失了。

一个黑女人，头上包着一条绸幅出现了，她牵着一个已然长大了的小女孩子。小孩子才醒来，眼里滚着泪。她把她抱在她的膝头。“小姐眼看七岁了，可是一点儿也不乖；她妈不会爱她了；大人过分纵容她淘气了。”听见这些话，福赖代芮克好不高兴，活象他有所收获，有所发现。

他心想她是安达卢西亚人，说不定是殖民地的白种人；她从群岛④带来这个黑女人？

一条蓝绦长围巾放在她背后船边包铜的栏杆上。一定有许多次，在海上，每当潮湿的夜晚，她用来围起她的腰，盖住她的脚，在里面睡觉来的！然而，流苏往下坠，一点一点滑着，眼看就要掉进水里去了。福赖代芮克跳过去，一下子把它截住。她向他道：

——谢谢你，先生。

他们的眼睛遇在一起。

阿尔鲁老爷在梯口出现了，喊道：

——太太，你收拾好了吗？

玛尔特小姐向他跑去，钩住他的脖子，摸着他的胡须。一架竖琴的声音响了起来，她要看演奏；不久，黑女人领着弹琴的人进了头等舱。阿尔鲁认出他是一个老模特儿来；他用单数第二人称招呼他，使在座的人大吃一惊。⑤ 最后，弹琴的人把长头发